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三十六回 楊小舫窮途逢義友 周湘帆好俠結金蘭

卻說江西城內有個俠士，姓周名仿，字湘帆。祖上也是功臣之後。到了湘帆手裏，他就學做商賈，在西門外開張磁器鋪。只是癖愛武術拳棒，小時便喜拖槍使棒。他父親在日，見他年紀雖小，膂力過人，便延請名家，教他武藝。湘帆生性聰明，一學便會。

到了弱冠之年，從七八位有名大教習，學得一身武藝。縱跳如飛，拳法精通；十八般軍器，件件皆能。尤善用飛刀，腰間常系一個飛魚袋，內藏十八把柳葉刀，無論飛禽走獸，逢著了他，也算晦氣，只消隨手丟去，百發百中。最喜結交江湖上好漢。故此父母去世，幸虧兄弟周宏善于持籌握算，買賣精明，湘帆就把店事家一切和盤托出，都是兄弟執管。他卻做個清閑無事神仙，終日游玩，遇見不平之事，便要硬出頭。人都懼他武藝高強，為人義氣，因此方方一帶，頗有聲名。只是外面少些閱歷，未經過著異人，聞人講起劍客，心懷傾慕。苦得無處尋蹤，因此時刻放在心上，到處畜意。

那一日，在一家骨董店中閑坐，忽見一人走入店來，生得相貌魁梧，像個英雄模樣，只是衣衫頗形潦倒。開口叫：“店主人，小可有一口寶劍求售。”便在腰間扯將出來，放在膝上。那掌櫃的接來一看，仍舊放下，道：“客官，這是雌雄劍。兩把插在一鞘內，故有陰陽面的。你若單有一口，卻沒人要。”那人道：“小可只為失散了同伴，故欲尋訪朋友，沒了盤費。劍是果有一對，欲畀下一口防身。如今沒奈何，只得一起售了。”掌櫃的道：“不妨，你若防身家伙，小店裏盡有。只要揀一把尋常佩劍，那種一兩八錢的，也可用得的了。”一面說著，那人已把那一口劍，連這鍍金嵌寶的鞘子，一並取下來。掌櫃的細細看過，便問：“客官，這劍要賣多少銀子？”那人道：“我是家傳之物，不知價值。聞得先君說起，值銀百兩。如今減去二十兩，售你八十兩銀子。”掌櫃的把劍插在鞘內，雙手放在膝上，說道：“來不及，來不及。卻要倒一個頭來，與你二十兩足紋，厘毫沒得加增。”那人聽了，面有難色。

湘帆站在旁邊，聽他們交易，心中暗想：“此劍非是尋常，就來鞘子看來，鑲嵌得何等精工。諒來是個舊家子弟。此人縱非劍客，定是一條好漢，如今流落異鄉。我何不結識他，做個朋友？常言道：‘恩愛的夫奄，患難的朋友。’大凡英雄豪傑在落劫之時，容易相與；若到風雲際會，魚龍得水，就難尋著他了。今日不可當面錯過。”忙開口問道：“仁兄高姓大名？貴鄉何處？”那人道：“小弟姓柳名葉舟，姑蘇人氏。”也問了湘帆姓名居址。湘帆說道：“仁兄莫非嫌其虧價？”那人道：“非嫌價小，實因可惜。”湘帆道：“仁兄何不當鋪中質了幾兩銀子，後日便可贖取？”那人道：“無如這兵器不要的，所以躊躇。”湘帆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小弟借兄十兩銀子，未知可足使用麼？”那人道：“十兩盡足敷用。只是萍水相逢，怎好領受高情？”湘帆道：“四海之內，皆是兄弟，區區何足掛齒。但是小弟卻未帶在身邊，有勞貴步，到寒舍奉上。”那人大喜道：“多承美意。”湘帆同他辭別了店主，一路說著閑話，來到家中。

二人進了書齋坐下，家人送過香茗，湘帆便吩咐備酒。那人再四堅辭，湘帆道：“柳兄何必過謙。常言出外一時難，秦瓊賣馬，子胥吹蕭，自古英雄，也曾困乏。

小弟生平最愛的朋友。柳兄若要尋訪同伴，不嫌褻瀆，就在舍下盤桓。”二人說著，家人搬出酒鐘來，你斟我酌，說得投機。講起武藝拳勇，一切江湖上事情，大家合意。湘帆心中大喜，知他是俠客。後來問起寧王作為，湘帆說他作惡多端，收羅勇士，暗伏軍兵，自從得了李自然為軍師，反情更露。私建離宮凌雲閣，壞任一個禁軍總教頭，叫做鐵昂，仗勢欺人，無惡不作。那王府裏頭，變成會試的武場，天下的勇士，被他收羅了不知多少，豈有不想造反的道理，將來正德皇帝有些危險。聞得江南有徐鳴皋、羅季芳等一班豪傑，暗助朝廷，剪除他的羽翼，十分了得。這老奸恨如切齒，卻又恐怕他們的劍術，裏外防備，十分嚴戒。如今又廣選美人進貢，無非蠱惑君心，想謀計江山天下。

“吾兄江南人氏，定知這班豪傑的詳細，可好說與小弟聽聽？”那人道：“蒙兄萍水相逢，如此錯愛，小弟何敢深隱。我實姓楊名廉，字小舫，與徐鳴皋金蘭結義弟兄。實因寧王各處畫影圖形拿捉，故此相欺，望兄休怪。”

湘帆聽了，喜得如獲異寶，連忙踢開椅子，翻身便拜。小舫還禮不迭。湘帆便叫把殘餚收了，快到興隆館中挑一席上等官饌來。小舫道：“承兄見愛，只是尊管們還須守口，不然又恐有累仁兄。”湘帆道：“楊兄只管放心。小弟有句不知進退的話，敢說麼？”小舫道：“仁兄休謙，但說無妨。”湘帆道：“弟意欲鴉隱彩鳳，與兄結為手足，將來附于驥尾，情願執鞭隨鐙。”小舫道：“兄說那裏話來，承蒙不棄，是極妙了！”湘帆連忙吩咐擺上香案，就此結為昆季。湘帆年小，叫小防為兄。

少頃重擺酒席，二人飲酒談心。小舫把自己出身，後來遇見徐慶、鳴皋，到蘇州，還揚州，並鳴皋、季芳一切初起的事，後來到鎮江茅山破金山寺，直到太平縣眾弟兄失散，獨自一人逃了出來，身邊銀兩無多，早已用盡，東尋西訪，一月有余，卻一個都沒有看見，又恐被他們拿住，所以來到此間暗暗打聽，聞得捉住兩個，在鄱陽湖被人劫救，故此略略放心。湘帆聽了，喜得手舞叫之，說道：“兄長見過劍仙，卻是何等樣子？小弟想慕已久，可能得見？”小舫道：“也與常人一般。不過他劍術利害，為人義俠，也是凡人。直要將來修成證果，方為劍仙。卻又不肯來管凡間之事，那就真個尋他不見了。

如今賢弟要見劍客，只要弟兄們常聚一處，總有面見之時。”湘帆道：“小弟原是閑身，久欲遍游天下，只恨無伴。今得兄長到，真乃天賜與我。就此居住我家，朝夕可以聚首，同你尋訪各位兄長到來，即便一同出去，相助兄等一臂。”楊小舫正在進退維谷之時，遇見了湘帆如此好客，知他武藝高強，飛刀絕技，心中甚喜又得了一個幫手。就此住在他家。

光陰荏苒，不覺冬沒春初。聞得那一日寧王十美游街，哄動江西各府州縣。南昌城內外，人山人海，料想眾弟兄總有在此。到了這日，小舫同了湘帆，一早便到西門外一座大酒樓，叫做興隆館，遂到樓上，沿街靠樓窗，擺了一席酒，淺斟慢酌，打算吃到黃昏。看那街上時，晨光雖早，行人已是潮水一般，擁來擁去，好不熱鬧。酒館內的吃客，漸漸多起來。忽見上來一群人，幾個武官模樣。為首的一人，生得梭眉暴目，相貌凶惡，頭戴六楞繡花英雄羅帽，身穿元緞密門短襖，英雄躡包，足上豹皮靴子，外罩大紅縐紗一口鐘，腰懸寶劍。其余都是雄赳赳，氣昂昂。來到前樓，座中早擺著兩席上等官菜。

眾人坐將下來。湘帆指著披一口鐘的，對小舫低低說道：“兄長，你看此人便是王府中的值殿將軍，叫做雷大春。寧王命他護送十美進京，這幾日同僚替他餞行，連日在此飲酒。”小舫便問起王府中有多少能人，可有無敵勇士。湘帆道：“莫說勇士，那王府裏三教九流，智勇奇術，不計其數。只說頂頂好、超超等，共有八人。一個叫鄴天慶，一個叫波羅僧，是個和尚；一個叫鐵背道人，是個道士，一叫鐵昂，一叫殷飛紅。連方纔的雷大春，這六個都是拔山舉鼎，萬夫莫敵。那鄴天慶與波羅僧，更加利害，刀槍不入，鐵骨鋼筋。還有兩個最利害的，姊妹二人：一個叫余半仙，他的妹子余秀英，都是白蓮教的頭腦，能飛劍傷人，撒豆成兵，種種妖法，變化無窮。”

正在說著，忽見扶梯上跑上一個人來，小舫直立起來。不知卻是誰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